

忆先生二三事

唐 亚

(1963~)，四川大学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1990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在审查《中国植物志》*Stellaria*属的稿子时，学生有幸侍奉先生。两件事使学生深深体会到先生的学识和专业眼光。该属有一种名*Stellaria anhweiensis* Migo，发表于1939年，之后虽经数人研究，但都未有人对该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当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查看该种标本时，看到标本叶脉3出，马上指出这根本不属于*Stellaria*属，而是属于另外一个主要分布于欧洲的*Moehringia*属，并指示学生将标本馆所藏欧洲的*Moehringia trinervis* (Linn.) Clair. 标本拿出来比较，发现二者的确完全一致。第二件事，先生在查看标本过程中，看到一份标本，说这是一个Isotype，要学生从图书馆将50多年前发表该种的原始文献拿来对照，当学生从标本馆楼下图书馆将文献拿来对照时，完全证实了先生的判断。先生的博闻强识在业内非常有名，但先生在如此众多的标本中看到一标本号即判断出是Isotype，先生记忆的信息是多么准确！先生对植物知识的超群记忆力，是业内很多有幸请教过先生的人都亲身体会过的，可以列出很多很多。这种超群记忆力，使先生能够快速为学生们或其他同行审稿，工作效率极高。记得为昆明一位植物学家审阅一部专著稿子，学生将约一尺高的专著稿子送到先生家里，当时想，这么多稿子，先生又有这么多事情，可能要很久才会看完。但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不到一周，先生便通知说稿子看完了。当学生拿回稿子，发现几乎每一页都有先生的批注或意见，有些批注很多，有些字数甚至超过每页原稿的字数。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学生有幸参与了项目准备会，获得又一次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先生在与来自全国各地植物学家交流中，



1990年11月10日，博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吴先生、李锡文先生合影



学生在旁边看到先生对我国各地植物区系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并不比当地的植物学家少，很多时候要超过当地植物学家，特别对区域整体植物学和区系知识的了解及对最新植物类群的了解方面，更是超越当地植物学家。在项目准备会的总结上，先生完全从哲学的高度对项目的科学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可惜当时没有专门设备将先生的讲话录下来，宝贵的资料和科学思想未能保留，这是植物学研究的一个巨大损失。

学生在先生面前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先生给我们指定了一些书籍学习。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先生除叮嘱要看最新的国内外专业期刊外，很少指定专业参考书，指定的都是如何做学问和如何做人的书，如赵洪洲的《大科学观》，告诉学生这是一本非常好的研究方法的书。学生想，作为博士生，如果连读什么专业书都不清楚，可能早就失去做博士生的资格了，但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则是一生的事。先生对学生的教诲，会让学生受惠一生！

学生深知，任何文字都难以描述先生的知识、智慧和为人，学生这里记的如沧海一粟。以此深深怀念恩师。

